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書：

反對文學批評中的庸俗化

新文藝出版社

反對文學批評中的庸俗化

〔真理報〕專論 齊思聞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二·上海

反對文學批評中的庸俗化

[真理報] 專論

翻譯者 齊 恩 閱

*
* *

有 版 權

1952年9月第一版上海印00001—10000冊

書號 (415) [1151] 定價 洋 1.5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目次

反對文學批評中的庸俗化……………	「真理報」專論 (一)
關於「拉普派」的一次再現……………	「文化與生活報」專論 (二)
反對文學批評中的庸俗化……………	「文學報」專論 (三)

反對文學批評中的庸俗化

「真理報」專論

在我們這個時代裏，有着巨大而重要的任務，擺在蘇維埃藝術文學之前。文藝批評倘是不作決定性的提高，要順利完成這些任務，這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同志教導說，自我批評對於我們，是跟空氣、跟水一樣必需。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我們需要原則性的文藝批評，這種批評站在高度的理論水平上，它是求全責備的並且是尖銳的，但同時又是親切而充滿同志感情的，它促進着蘇維埃文學與藝術的匠師們思想上與藝術上的成長。

不是每一種批評我們都需要。斯大林同志曾經在一九二八年指出：「要批評我們建設中的缺點，然而不要糟蹋自我批評這個口號，也不要使它轉變為製造廉價的轟動視聽材料的廚房。」

但是，直到現在為止，在我們的文學批評家中，還要碰到這樣的人們，他們在自

己的文章中，用盛氣凌人的庸俗的「批評」，來偷換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批評，這種批評是和我們社會精神相敵對的，不會帶來好處，只有害處。

一九五〇年「十月」雜誌第二期所發表的A·別里克的「關於文學研究中的若干錯誤」這篇論文，也可以歸到這一類批評文章去。這篇有害的、亂七八糟的論文和布爾什維克的文學批評，並沒有什麼共通之點。

關於文學與藝術問題的黨的決議，列寧與斯大林的指示，對於藝術創作底不斷提高，對於團結一切作家來解決勞動者底共產主義教育這個偉大的任務，充滿了深切的關注。

斯大林同志總是堅決地主張要有嚴肅的創作競賽，而反對文學與藝術中命令主義的企圖。我們黨對待藝術創作底慎重的態度，可以作為一切蘇維埃文學批評的典範。要無情地暴露一切敵對的東西，同時又必須熱烈地支持一切有利於人民的，一切成長的以及有才能的東西。

光靠叱責和辱罵的批評，是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的藝術的。
在讀A·別里克的論文時，他的口氣，首先要使你大吃一驚。這篇論文——是

粗暴的行政呵斥底最觸目的例子。那些命令的口吻——「批評家應當」、「必須」等等——到處夾雜在這篇論文的字裏行間。例如吧，下面這幾行傲慢不遜的、妄自尊大的文字，就可以作爲他的口氣底特徵：「我們所以重複這種思想，是因爲要使一切凡是尊重社會主義文學的利益，不但是今天的，而且還有將來的利益的人們，能够將它融會貫通，能够牢牢記住。」

A·別里克在論文的一開頭，就已經聲明他的目的——是要根據幾本書的分析，暴露出「它們的最本質的錯誤」。在作許多次表白以後，作者說：「……在這個場合，我們所關心的不是已經完成的，而是此刻還沒有完成的，或者進行得不像所需要的那樣。」他使蘇維埃批評家轉變爲根本違反我們的批評底整個方向與精神的、一種嘲笑的與幸災樂禍的「錯處捕捉者」。

他顯出教訓者的姿態，指責蘇維埃文藝學家與批評家們沒有把列寧與斯大林關於文學的見解好好利用，有時還要加以曲解。

但是A·別里克自己這篇文章，卻恰恰是把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這篇論文底基本原則粗野地曲解，並作庸俗化解釋底典型。

列寧這篇「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論文底英明的思想，過去與現在，都在鼓舞着作家爲了反對敵對的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爲了發展最進步的、最有思想性的社會主義文學而鬭爭。列寧提出了真正自由的、和無產階級結合起來的、貫徹着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學原則，去和賣淫式的資產階級文學對立起來。這一種文學的使命，是要爲「千千萬萬造成了國家底繁榮，造成了它的力量，造成了它的將來底勞動者」而服務。蘇維埃文學正在這個方向發展着。它除了人民的利益，蘇維埃國家的利益以外，就沒有別的利益。

但是A·別里克，並沒有在這裏，看見蘇維埃文學中的共產主義思想性底本質。他曲解了列寧論文底基本意義，不正確地、片面地解釋了它的內容。A·別里克，像是一個讀死書的學究，隨心所欲地從列寧的論文中摘引個別的原則，並不考慮到列寧寫作這篇論文時的具體歷史環境，就把它們機械地運用到現代蘇維埃文學上去。

列寧暴露了完全倚靠收買，依靠錢袋的資產階級的反人民的文學——它的販賣性、商品性、唯利是圖、腐朽的道德。

不學無術的、不誠懇的批評家A·別里克，不加思索地把列寧對於資產階級文學的評價，搬到蘇維埃文學去。「要知道直到今天，」他寫道，「這種買賣關係、官僚主義、唯利是圖因素的餘毒，還沒有在某些文學家的意識中得到根絕。」

這一種庸俗化的、根本不正確的看法，決定了A·別里克對待蘇維埃文學底惡意的、盛氣凌人的態度。

在一九〇五年，當一切反動的政治派別利用無黨派性這面旗幟來掩藏自己的時候，列寧寫道：「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的組織底機關報。文學家應當立即加入黨的組織。」列寧用「打倒非黨的文學家！」這些話強調說，現在談的是黨的文學，黨可以自由地把那些「利用黨的名義宣傳反黨的看法底人們」趕出去。

列寧言論底真實的具體的歷史意義，並沒有進入這位自以為是的糊塗的批評家A·別里克底意識中去。A·別里克機械地把列寧對於資產階級的無黨派性底批評，搬到蘇維埃文學的頭上，歪曲了列寧原則的本意，把黨對待非黨作家的政策，作了不正確的理解。

現在我國的情勢，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由於社會主義勝利的結果，蘇維埃社

會已經形成政治與道德的統一，我們已經建立了共產黨人與非黨人士的不可摧毀的聯盟。

「在過去的時代，」斯大林同志說，「共產黨人對待非黨人士與對待非黨性，總帶着幾分不信任。這是由於各種資產階級集團常常以無黨派性的旗幟來掩蓋自己，因為在選舉人面前，不戴上假面具出場，對他們是不利的。過去的情形就是如此。然而現在我們已經是另一個時代了。一道叫作蘇維埃社會制度的圍牆，把非黨人士從資產階級那裏分隔開來。這道圍牆又使非黨人士和共產黨員結合在蘇維埃人這個共同的集體之中。他們生活在這共同的集體之中，一同爲了鞏固我國的力量而鬭爭，一同爲了我們祖國的自由與偉大，而在前線戰鬭、流血，一同鍛鍊了我國對敵人底勝利。他們之間的差別，只在於一個是在黨內，而另一個則不是。然而這是形式上的差別。重要的是，彼此都在創造着一個共同的事業。」

在社會主義社會底條件之中，一切蘇維埃作家的羣衆，都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列寧與斯大林黨的戰無不勝的思想，蘇維埃人民的生活與鬭爭，鼓舞着蘇維埃的藝術家，並且成爲他們的創作底主要內容。蘇維埃文學已經成爲人類共產主義

新道德底傳播者。

今天使黨的作家與非黨的作家對立起來，是毫無根據的、有害的，可是這個玩弄引文，而又了解這些引文因何而發的「十月」雜誌論文的作者，卻偏偏會發生這樣的結論。

A·別里克的議論，證明着他完全不了解黨在文學與藝術方面的政策。實際上，他是打算復活早已被我們黨所暴露過和批判過的「拉普派」的宗派主義立場——「拉普派」曾經把共產黨員作家與黨外作家對立起來，樹立過小宗派。因為忽視藝術創作的特徵，新「拉普派」A·別里克就機械地搬用黨內對於藝術文學的概念。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同志在其致比爾·別洛采爾柯夫斯基^①的信中指出，把黨內概念應用到「這種黨外的以及廣泛得無可比擬的方面，如像藝術文學、戲劇等等上面」去，這是不可思議的。

大家都知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已經在蘇聯作家協會的章程中有所規定。A·別里克卻以亂七八糟的向壁虛構的論斷，自己杜造的定義，來偷換社會

主義現實主義這種正確而深刻的定義，他常常忽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要
求——生活真理的要求。

這位復活了宗派主義風習的А·別里克，他的卑劣的觀念，所以會在「十月」雜誌上找到支持和地盤，不是偶然的，這個雜誌的編輯部曾經好幾次，在宗派主義問題上，遭受公正的批評。顯而易見，這個雜誌的編輯部，直到現在為止，還不願意按照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來對待批評，從批評中得出正確的結論。

А·別里克以瑣屑的、皮相的、不誠懇的批評，竊換了對於文藝學著作底原則性的分析。他不只限於直接歪曲事實，粗暴的強辭奪理，還從他所研究的著作底原文中，割取個別的文句，甚至是一句中的片段。倘使文藝學家中有人寫，高爾基是標誌着文學發展中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那末А·別里克就立刻「當場」加以逮

● 「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盟」的縮寫。

● 比爾·別洛采爾柯夫斯基（一八八五——）蘇聯戲劇家，曾在美國做工，於一九一七年回國，寫了一些暴露美國人種歧視的劇本。

捕，並且挖苦地訓斥道：我們到現在為止，還只以為高爾基開展了，而不是標誌了一個新的時代。如果有別的文藝學家宣言，蘇維埃文學「在人類藝術發展中跨前了一步，」那末A·別里克也會急急地以教師的腔調加以訓斥：怎樣的一步，怎樣的階段，——這是一個新的時代！

對於真實反映生活的藝術基本意義底估計不足，在A·別里克的論文中，又引導到另一個錯誤去。在這篇文章中，可以找到對於無產階級文化派以及拉普派以虛無主義態度對待過去藝術底反響。這篇文章斷言說，過去時代的作家只不過是「直觀地反映現實」。A·別里克竟然達到這地步，他斥責古典文學作家作了「無熱情的描寫」，斥責他們對生活的改造，缺乏「切身的關注」。論文作者寫道：「要在這些作家，像契訶夫以及列夫·托爾斯泰底作品中，找到它的（指革命運動——『真理報』編者註）反映，這是白費心機的。」作者在這裏暴露了他以幼稚的、庸俗社會學的態度來對待列夫·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列寧在批評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時指出，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偉大的、一直翻騰到底的人民底海洋……」的反映。

A·別里克嘲笑認為某些蘇聯青年作家底著作，帶有古典作家影響底痕跡這種正確的斷言。他諷刺地寫道：「原來有着列夫·托爾斯泰的、果戈理的、契訶夫的、屠格涅夫的——崇高的浪漫主義的、嚴密的文獻性的、親切的抒情詩的等等的風格。」這位幼稚的批評家文學知識的貧乏，他的理論觀點的淺陋，在這段說法裏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他認為古典作家對於蘇維埃作家創作上的影響，會引導到「直接的矛盾；因為這樣創作方法就要存在於它的藝術體現手段以外。」

必須永遠結束別里克們把蘇維埃文學與偉大的俄羅斯古典文學分割開來的荒謬企圖，永遠結束以虛無主義的輕蔑態度對付向古典作家的學習，永遠結束以無政府主義態度來對待偉大的俄羅斯作家底藝術技巧。

A·別里克在他的文章中，迴避藝術技巧的問題，這不是偶然的。在這裏，不但明顯地表現了A·別里克對文學上的古典作家底巨大經驗估計不足，而且表現了他在文學問題上的幼稚無知。

我們的一切作家團體、雜誌與報紙底責任——是要以各種方法，來促進有助於我們文學向前進展的健全的原則性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跟無思想性與不關心政治

作不妥協的鬭爭，爭取高度的藝術技巧，爭取無愧於我們這個偉大時代底文學作品。庸俗的破壞布爾什維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文章，不應當在雜誌與報紙的篇幅上佔有地位。

（譯自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日「真理報」）

關於「拉普派」的一次再現

「文化與生活報」專論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思想問題的決議，大大地提高了蘇維埃作家底戰鬥愛國精神，促進了蘇維埃文學的繼續加強與發展。這些決議的實現，更加提高了蘇維埃文學與藝術底思想和藝術的水平。

原則性的與客觀的批評底盡情的發展，對於蘇維埃藝術文學的繼續提高，是有無可估計底意義的。在蘇維埃文學發展底所有各個階段上，黨都認為並將繼續認為文學批評具有巨大的意義——它是文學底思想上與藝術上成長底一個主要因素。斯大林同志教導說，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力量。

近幾年來，在報紙和雜誌上，刊載了大量反對文學中的無思想性以及形式主義

殘餘的論文。這種文藝批評對西歐底資產階級的墮落的文化，對在我們的文藝學中它的低能的忠僕和追隨者，展開了攻擊，批評了無恥的維雪洛夫斯基派。在現代文藝學中的「功勳」，揭穿了世界主義批評家那些充滿卑躬屈膝精神的文章。

然而在文學批評家中，也還有一些人，他們對藝術領域中的黨底任務，有着不正確的理解，在他的議論中歪曲着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把蘇聯文藝學的問題，搞得一場糊塗，阻撓着文學底成長。

在一九五〇年第二期「十月」雜誌中，刊載了一篇A·別里克的論文「關於文學研究中的若干錯誤」。這篇文章歪曲着列寧關於文學的原則，對於現代蘇聯文學發展的極重要問題，作了不正確的解釋，充滿着「拉普派」批評的有害方法：盛氣凌人、毫無根據的責難、鼓吹文學中的宗派主義。

別里克在其復活了久已忘卻的「拉普派」批評時代的不可容忍的放肆腔調中，苛刻地評論着蘇聯文學研究家的作品，歪曲着蘇聯文藝學的原則，抹煞着俄羅斯文學的優良傳統。新「拉普派」A·別里克企圖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斷章取義地來證實他的煩瑣死板的議論。可是A·別里克不會了解，他所徵引的